



芒种啊，芒种

■ 解明珠

平原的初夏，到处闪烁着金黄，连空气都金灿灿的。麦地边的沟渠里几棵田旋花，纠缠着野麦子吹出粉嫩的喇叭，给金色的底框涂上了一抹亮色。而远处几团黑灰的印记，却似秃子头上的疤痕一样刺得眼睛疼。

家乡的麦熟时节，是芒种前后。没有机器加持的年代，各家的麦子成熟的时间是不同的。刀耕火种人力和畜力都需要休息，大家琢磨各种麦种的成熟天数，好错开用打麦机的时间。

我家人口轻，选择了早熟的品种，这会比别家一亩地少打几百斤。

父亲的病一天沉似一天。第一天，他打头阵负责打麦腰，我在中间跟随，母亲在后面拾腰捆麦个子；第二天，母亲打头阵打麦腰，父亲在中间跟随，我在后面拾腰捆麦个子；第三天，母亲在前面打麦腰，我在后面拾麦腰，父亲只能坐在地边上指挥了。空旷而苍黄的天底下，我们像钉在大地上唯一的纽扣。

耳边除了镰刀声就是父亲拉风箱一样的喘息声。汗水不断流进我的眼睛，脸和手臂也火辣辣地疼，多希望从天而降的救兵啊！

老芒叔来了，草帽下，一张古铜色的脸，白短袖褂衬着黝黑的两条胳膊，如同两把巨大的铁钳。他是父亲的堂兄弟，两人从小玩到大。

一想到再也不用和父亲一起吃力地摇动拖拉机，我手上如生了风一般，刷刷啦啦地割倒一大片麦子。

有了神助攻，我家需要三天割完的麦子，两天就割完了。老芒叔帮助父亲把麦子都拉到场上，准备打场。

经过两天的暴晒，又有一些人家的麦子开始成熟了。麦地里也热闹起来。父亲催着他赶紧收自己的麦子。老芒叔说，他不着急。他帮父亲安装脱粒机，又借来铡刀帮着铡麦个子，母亲不停地择麦根。

父亲见我东游西逛闲得难受，就说，你去麦地里拿镰刀打捞打捞地吧，我看你

割得麦茬忒高，耩地的时候肯定擦楼。

我有些不情不愿。刚割完麦子还没开始打场，好容易有个偷懒歇息的机会啊，逼得人忒紧，说什么我也不在农村待着了，我才不要一辈子干农活。我没好气地拿着镰刀四处乱斫，尘土飞溅起来，麦茬却纹丝不动。

我蹲下去，突然被裤兜里的东西硌了一下，掏出来看，是中午做饭时顺手放进裤兜里的火柴。我突然灵机一动，用火烧不是又干净又快捷。

火苗在太阳的加持下很快就烧了起来。我躺在树荫下惬意地听着满地噼噼啪啪声得意极了。突然一股麦穗的焦糊味传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向变了，火已经烧到邻家麦田里很远了。

我当时吓傻了，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一条条火舌随风起舞。

突然，一个黑影从远处窜过来，明晃晃的镰刀在火舌和麦田间不断挥舞着。镰

刀发出的寒光一道道刺入我的眼睛，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吓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淌。

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大地，金黄的图景中斑驳着一片片焦黑。

老芒叔被人们抬去了医院一直没有回来。我一直不敢去看他，一直不敢问他怎么样了，甚至很长时间也不敢回家。

父亲的病终于没有治好，我也终于离开了那片土地。我一度觉得我就不该属于那里。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些热烈的金黄，更不敢回忆那斑驳的焦黑。

母亲过世时，我回来了，老芒叔过来帮忙。还是古铜色的脸，还是白短袖褂，只是两条胳膊上的伤疤醒目地闪着光。他的左手被当年的那场大火烧残了。

他拉过我的手，用力握了握说道：“孩子，想家的时候就回来吧，那些都是咱们自家的地，我这也是你的家。”

同舟前行

■ 清禾

就这样与你同舟
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
扬弃那一丝丝不同
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乘风破浪、直挂云帆
是春风不与四时同
紧随旗帜、紧跟党走
是携手奋斗新征程

就这样与你同舟
兄弟姐妹手牵手
划过端午赛龙舟
爱国统一竞自由

月明沧海、日暖沃田
是北国风光万里雪
解放思想、撸起袖子
是我的使命你的征程
同舟前行

那朵云

■ 阿静

在蓝天上作画
在大海里遨游
高洁，舒展

多少次凝望
多少个瞬间
被一朵云治愈

我爱这平静如水的日子
人生苦短
甘愿做一缕清风，长又长

父亲（外一首）

■ 李金广

瘦削的面庞写满沧桑
深邃二目闪烁着刚强
一支不带嘴的香烟
烟蒂一缸又一缸
一杯没有味儿的浓茶
每一口都如同品味琼浆
这支烟，与革命炮火同燃
这杯茶，早在远古就泡上
春夏秋冬岁月更迭
历经风雨历经霜雪历经波浪
烟，由混沌而清淡与悠长
茶，由苦涩而爽口和醇香

母亲

泪水冲出了面颊上的道路
双手成就了坚定与大度
一把生锈的锄头
迎来日出又扯下天之帷幕
一腔热血化作六个儿女
饥寒里终于参天成树
这锄头，一经驱动便不曾停住
这泪水，一旦决堤就飞泻如瀑
阴晴圆缺白昼黑夜
收获粮食收获坚定收获幸福
锈锄，脱胎换骨亮人二目
泪眼，眨起疮痍焕发阔步

七律·相思

■ 郭振山

卅载相思苦未销，孤村独住久煎熬。
新花浴雨桃颜谢，碧草连天驿路遥。
时易逝，恨随消，心中执念共尘飘。
如今已过知天命，抛却杂俗效柳陶。



日落长天
摄影 | 陈学（河北）

相依

■ 寂石

在抽象的记忆里，我没有爸爸。

妈妈说，爸爸是个好人，一位很好很好的好人。爸爸是警察，一位很优秀、出色的警察。妈妈还说，爸爸身高一米八，一表人才，特酷！

不管妈妈怎么说，我并没有真正见过爸爸，准确地说，爸爸还没有来得及让我叫他一声爸爸，他就扔下妈妈还有我走了。爸爸走得很悲壮，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

爸爸是英雄！

爸爸是在一次执行重要任务时而光荣牺牲的。在妈妈绘声绘色的叙述里，爸爸的光辉形象就已经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并且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尽管不是那么清晰，但我拥有这样一位人人赞美、歌颂的英雄爸爸而感到无限骄傲和自豪，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没有见过爸爸，也没有亲自在他面前

叫一声爸爸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外公是公安大学资深教授，也是爸爸的导师，外婆则是某文学杂志社的领导，后来，妈妈在外婆的影响下，她成了一位颇有建树的儿童文学作家。

爸爸走了，我来了。妈妈经常对人们说，说我长得特像爸爸，看见我，就好像又见到了爸爸。当时，妈妈怀里抱着我，悲喜交加，爱不释手。

九岁那年，有人给妈妈介绍了一位准爸爸，准爸爸人品好相貌好学问好，难能可贵的是对妈妈更好！看当时的情景，妈妈对准爸爸也确实是动了心，她对准爸爸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满意。在我稚嫩的情感里，爸爸的位置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我很“毒”，排他性也很强烈，便寻死觅活蛮横无理地威胁

妈妈，要是让他走进家门做我爸爸，我就死！妈妈眼睛里含着泪水，她无可奈何地向我摇了摇头说，咳——！妈妈以后不会再婚了，孩子，你就是妈妈的唯一。

我一天天在长大，而妈妈却一天天在变老。妈妈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就回家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尽管我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可妈妈却给了我完整家庭孩子N倍的爱。

可是，妈妈毕竟是一位女人，她也有自己的情感生活，只不过，为了我，她把自己的情感生活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很含蓄地融进她的文学作品里，在她的文章里完全可以品读出妈妈的精神寄托和对美好人生的感性诠释。

在一篇文章里，妈妈这样写道：上帝是很公平的，他让你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也会恰到好处地对其补偿。

世界是五彩斑斓的，有得有失是自然界的法则，我们要学会用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用真诚和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关爱身边的每一位亲人、同事和朋友。

我长大了，身高已经远远超过了妈妈，赶上了当年的爸爸。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妈妈的情感世界一直都很孤寂，我还知道，妈妈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我开始学会同情理解妈妈，憎恨自己的自私，于是，便不失时机地怂恿妈妈再去寻找一位准爸爸。妈妈却笑了笑说，孩子，不用了，在妈妈以后的生活里，有你就够了。

妈妈是一位很勤奋、刻苦、敬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她的作品里，完全可以找到我和爸爸还有那位深深暗恋着妈妈和妈妈深深暗恋着的准爸爸……